

DESMOND EGAN

SEPTEMBER DANDELION

九月的蒲公英

SELECTED POEMS of Desmond Egan

(爱尔兰) 德斯蒙德·伊根 著 金文宁 译

金手艺出版公司

德斯蒙德·伊根诗选

九月的蒲公英

SEPTEMBER DANDELION

Desmond Egan

金文宁 译

The Goldsmith Press Ltd.

IRELAND 2008

Poems copyright © Desmond Egan 2008
Chinese translations copyright © Wenning Jin 2008

The right of Desmond Egan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 and Patent Act, 1988.

Photographs: Desmond Egan by Mary Dorsey Wanless; Wenning Jin by He Fang

SEPTEMBER DANDELION

九月的蒲公英

作者 德斯蒙德·伊根

译者 金文宁

设计 杨宗雄

出版 金手工艺出版有限公司

版次 2008年3月第一版 2008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1-870491-28-0

SEPTEMBER DANDELION

九月的蒲公英——德斯蒙德·伊根诗选

For Baili Zhang, true internationalist
献给国际交流友好使者——张百里

天涯若比邻 灵犀一点通

——爱尔兰及伊根先生印象 胡允桓

我曾在2000年和2001年，接连两次访问了爱尔兰共和国。

第一次是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挪威之后续访爱尔兰。那次的代表团规格相当高：由王蒙担任团长，冯骥才担任副团长，成员中有王安忆、刘恒、迟子健等知名作家。我们一行十二人于九月十日上午十点飞抵都柏林机场，在爱尔兰共和国外交部文化司官员的陪同下，乘车驶抵康拉德旅馆下榻。在整整四天的逗留期间，主人为我们安排了丰富而紧凑的活动，向我们展示了爱尔兰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优秀的文学遗产，丰富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

说起来惭愧，我虽是学英美文学出身，先前的知识却往往错误地把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学归在我们惯称的英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做联合王国）之内。事实上 爱尔兰早已在1921年成为自由邦，并于1949年彻底摆脱了英联邦。大家知道，像印度、巴基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些早已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始终都是英联邦的成员国，并没有彻底切断和大英帝国经济甚至政治上的种种依存关系——澳、新两国至今仍以英王为国家元首；爱尔兰同英格兰的联系本来较苏格兰同英格兰的联系还要紧密，但由于英、苏之间多年来的王室联姻，反倒结成一体；而爱尔兰则长期遭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及残酷剥削，一旦赢得独立，便毅然决然地走上完全彻底的自主发展之路，建立起自己的货币体系，并且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爱尔兰共和国如今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发达的农牧业，但其高科技的电脑元件生产，已在全球首屈一指，每年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值得称道的是，爱尔兰人民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却更加重视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三叶草和小竖琴，作为国家的标志性象征，依然让人似是时时聆听

到飘扬在广袤的绿色田野上的悠扬缥缈的乐音。蜚声世界的吉尼斯黑啤酒，仿佛使这块美丽的土地处处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激情四溢的爱尔兰踢踏舞，映射出热情活泼的民风乡情。除去举目皆是的风蓁芳草上面散牧着的头头奶牛那看不尽的风景，更有著名养马场中的匹匹纯种骏马，体高毛亮，为世界提供了优秀的赛马。在这里，传统和创新随处可见，标示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正在蒸蒸日上。

爱尔兰人民纯朴勤劳，他们一个个体态健硕，脸色红润，一看便觉得和蔼可亲；这或许是他们体内流淌着英伦三岛最古老的原住民——凯尔特人的血液的缘故，但更可能是世代代劳苦操作和俭朴的生活方式所致。那位负责接送我们的大轿车司机，每次停车之后，都要站到车门外，笑容可掬地一一搀扶我们下车。后来问他，才知道他的年龄仅小于我们的团长，比我们任何人都大。一年后我还得知，为了晚宴上的一道传统爱尔兰名菜——羊羔肉，爱尔兰的外交部曾令该国驻华机构搜集中国菜谱，了解中国人有无忌讳。小中见大，他们那种敬业精神像是为我们证实了一种振奋的民族风貌。爱尔兰共和国的人口现在只有不及四百万，而移居海外的爱裔居民的数量与此大体相当。1846至1848年由于爱尔兰人民的主食——土豆在天灾下大量减产，造成遍及全境的大饥荒，一时间饿殍遍野，人们流离失所，一些幸免于难的家庭被迫离乡背井，远赴海外。这些爱尔兰移民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及农牧或采矿的技能，在北美洲和澳洲开辟了新家园，为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无论在那里居住了多久，仍然心向祖国，不时回国探亲。如果你在第三国遇见他们，他们总要说自己是爱尔兰人，现在住在某某国家。

爱尔兰人民勇敢倔强，数百年来为了取得民族独立，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可以说，一部爱尔兰的近代史就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1642年英国爆发了清教徒革命（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随着斗争的胜利，克伦威尔父子先后登上了“护国公”的宝座。他们竟然转而向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爱尔兰人民举起了屠刀。在惨绝人寰的屠戮之后，形成了第一次人口外流，成为新大陆（如今的美国南方）最早的欧洲移民，把耕作技术和淳朴民风带到了那里。（事实上，他们最早已在1607年来到现今的沃吉尼亚，比起清教徒乘坐著名的“五月花”号登陆普利茅斯[1620]还要早13年。）从那时以后，爱尔兰本土一方面成为大英帝国实现工业革命的农业基地，饱受盘剥；另一方面还屡屡遭到血腥的镇压。两个民族血缘与文化相通的邻邦本应友好相处，互济互利，但英格兰的统治者却要以宗主国的身份欺压这块殖民地。爱尔兰人民忍无可忍，便举起了民族独立的大旗。经过近

三百年的奋争，包括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终于在除去北爱尔兰之外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赢得了独立。

爱尔兰人作为古凯尔特人的一支，具有悠久的文学传统。早期的口头文学姑且不论，其中世纪的文学在西欧诸国中亦属于发展较早、内容较丰富的民族之一。17世纪中叶，随着爱尔兰人民的起义惨遭镇压，本土的盖尔语被殖民当局官方所排斥，学校中不准讲授，遂沦为几种方言，社会上只有英文作品才能通行。直到19世纪末，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推动下，才经道格拉斯·海德的提倡，成立了盖尔学会，从事本土语的推广和本土文学的振兴事业。

我们所熟悉的17世纪以降的相当一批“英国”著名文学家，其实都是生长于爱尔兰、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如《格利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喜剧作家谢里丹，最早的小品期刊《闲谈者》的创办人斯梯尔，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哥尔德斯密斯，诗人托马斯·莫尔，等等，都在英语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进入19世纪90年代，堪称爱尔兰文艺复兴旗手的肖伯纳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剧作称雄伦敦舞台，为世界剧坛提供了不朽的名篇。之后的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象征主义诗人叶芝、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更以不同体裁为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崛起与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即使在我国读者中，也已经耳熟能详了。

热情好客的主人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安排了众多围绕着文学及文化的参观访问，给我们留下了生动而深刻的印象。到达都柏林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参观了设在塞奥耳中心的展览，对爱尔兰的历史及现状获得了系统又直观的认识。翌日上午，我们先参观了作家博物馆，然后到作家中心与爱尔兰作家会晤。那个中心是一座不大的两层小楼，却具有浓郁的文学艺术情调：窗户上饰有彩色玻璃镶嵌成的文艺女神缪斯的形象，墙上悬挂着享有世界声誉的几位爱尔兰文学家的肖像，展桌内陈列着一些相关的展品。与会的双方作家共有三十人左右，走动起来甚至显得拥挤，却增加了亲密无间的气氛。两个国家都有古老的文明，都经历了殖民统治的悲惨历史，又都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半个世纪前的同一年获得新生，并且都在从事现代化的建设；两个民族也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十分注重亲情，眷恋着哺育了世代祖先的土地——这样的共同感受，更平添了双方的手足之情。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詹姆斯·乔伊斯中心，在这位意识流大师的故居浏览了他的生平及创作活动的实录。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展品中摆放着我国出版的中译本《尤利

西斯》，显得十分醒目。事后，我们徜徉在乔伊斯当年经常散步的街道上，种种幽思遐想不禁涌上心头。文学是超越国界的，伟大的作品应为全世界人民共享。后来的两天，我们还去了海边的詹姆斯·乔伊斯塔楼和王尔德的故居，瞻仰了他的雕像。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参观三一学院图书馆。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几个世纪以来曾经培养出众多名人。我几乎是怀着朝圣的虔诚心情走进那座早已从书本中熟悉了的学术殿堂的。那间长达65米的长厅里面藏有400多万册珍贵善本书籍，仅仅中世纪以前的手抄本就有20多万卷。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数一数二的。长厅侧门外是一座幽静的小院，院内树影婆娑，浓荫密布，遥想当年在此就读的斯威夫特等先贤，或者于研读之后在院中漫步沉思，或者就在树荫下捧卷细品，真如历历在目。九月十二日晚，我们在大剧院欣赏了王尔德根据《圣经·新约》改编的话剧《莎乐美》。虽然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无法听懂英语对白，但我事先给大家介绍了剧情，而且有演员充满激情的表演和极具表现力的肢体语言，并没有影响他们理解剧情。与演员会面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应该邀请剧团来华演出，并公推我写了一篇文章，以《千里共婵娟》为题，称赞演出的成功，送交当地报刊发表。14日适逢我国的中秋节，晚上我们到中国驻爱使馆晚宴和联欢，在异国他乡着实体验了一下“回家”的感觉。回到宾馆后，大冯邀我到他的房间，给我看他准备发给他夫人的一幅作为节日礼物的漫画：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他和夫人遥相眺望。是啊，中爱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大家不是同样心连心嘛。

正是在那次与爱尔兰作家的晤面时，我结识了德斯蒙德·伊根先生。他身高在一米七八左右，比起一般爱尔兰男子要显得瘦削。颇长的双腿走路时步履稳健。红扑扑的面庞上长着一对浓眉，高高的额头衬得那双明目益发深邃。他本来沉默寡言，但可能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加之与我交谈没有语言障碍，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俩相谈甚欢。别人向我介绍说，他是当今在爱尔兰颇具影响的诗人，但他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竟然像老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个小时匆匆而过，大家都觉得离别何速。当时，他只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以为这不过是依依惜别的客套。

未曾想，回国不久，就接到了他的请柬，邀我出席翌年秋季的第22届杰拉尔德·曼雷·霍普金斯国际诗人节。

经他一手安排，在爱尔兰文学基金组织和爱尔兰驻华使馆的共同支持下，我于第二年的九月27日至30日参加了那次国际诗歌节的全部活动。当时

恰逢北京刚刚获准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我在都柏林机场等候来接的时候，一位陌生的当地男子一听说我是中国人，马上向我祝贺。我想，我的这次访问算是占尽了“天时”。

我虽然多次出国，但这次的国际盛会有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人出席，除去伊根先生，我是“举目无亲”。在没见到他之前，不免心中忐忑。他作为大会的主人和组织者，其忙碌可想而知。但他于百忙之中，似乎想到了我的难处，接我的工作人员刚一向他通报，我已如期到来，他就立即迎了出来。他像久别的老友一样紧紧地拥抱我，表示热烈欢迎，并当即告诉了我，对我的活动及食宿所作的安排；随后便派人开车送我到住处稍事休息，准备参加晚上的活动。应该说明的是，其他来宾都是个人从机场租了车，自己驾驶，供这几日活动之用的，我虽然持有美国驾照，却无能为力，只好享受这种特殊关照。

正因为我是第一位出席这一每年一届的国际活动的中国人，所以处处受到礼遇。当晚的开幕晚宴，我被安排在伊根先生的身边就座。正在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狡黠地笑了笑，突然站起身，向大家宣布要我讲话。我只好走向讲台，同时心中打起腹稿。我对大家说，感谢主人的盛情美酒，使我陶醉，所幸我的头脑还清醒。我说，我想起了凯撒征服英伦时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这时我顿了顿，台下的人都摒住了呼吸，因为原话接下来是“我征服”，显然在这种场合既不宜又不敬，随后我继续说，“我被征服了，被主人的友情征服了。”我在全场的掌声中回到座位，伊根站起身，乐不可支地与我紧紧握手，悄声说：“我这突然袭击还好吧？”那时间，他完全像一个调皮的顽童。

几天里，无论是我宣读我的论文《霍普金斯和中国诗歌之比较》，抑或我在翻译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他都认真地听，不时默默地点头，给我鼓励。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诗歌，那篇论文虽不算滥竽充数，却学术水平一般，在他这位诗人面前，只是献丑而已；至于翻译，那是我的长项，何况西方人不懂中文的奥妙，我的一些见解，可能会让他们听后觉得耳目一新；而韩、日两国的学者，也许会从中得到启发。按照大会的规定，午餐是自理的。每天上午的项目一结束，他都要特意找到我，邀我一起去就餐，而且坚持由他付账。连餐馆都一次次变换，让我品尝不同的佳肴。他确实比我大几岁，在他身边，我得到的完全是兄长般的呵护。

事实上，他不仅对我如此。作为主人，他要热情接待每一位客人。而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更把大家吸引在他的身边。活动间隙，午饭时分，晚上的自由活动，他总是被人们簇拥着。我想，这与他那博大的胸怀，渊博的学养，

诗人的激情，都不无关系。当然，他也像许多诗人一样，思路十分飘忽。有时走在路上正热烈地同我谈着什么，他会突然转换话题，聊起路边的景色或建筑。有一次，他还问我，我到底姓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姓名与外国人不同，前后次序的颠倒，把他搅糊涂了。

临别之前，他将他的几部诗作赠送给我，希望我能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并且强调说明，他可以不要稿酬，免费赠送版权，算是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和敬意。当时我已知道，他的诗集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十多个国家发行。向国内推介这样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是我当仁不让的本职工作，我当即就答应了。

未曾想到，我回国之后，接连冗务缠身，偶尔抽暇翻上几页他的诗作，深感如不长时间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很难译成精品，岂不是愧对原作和朋友嘛！因此，几年蹉跎下来，始终未能动笔。本想向他告罪，但他又飘忽不定，而且从不使用电子邮件，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前，接到金文宁女士来函，说她已经译完伊根先生的诗选，希望我能过目。我欣然展读，颇感慰藉：总算代我偿还了一笔文债。

我一向不讳言，我不善诗，甚至承认自己不懂诗。但作为以文学翻译为已业的人，我并不同意“诗不可译”的极端看法。因为诗无论咏物写景，抒情言志，都是表达个人的内心感受；而世界上各民族不管其文化上有多少差异，同作为人类，感情终归是共通的。那么，问题仅在于诗歌的载体——语言。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诗的音步和汉诗的格律，只要将其形式美抽象为音乐感，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语言的音乐感替换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感，再现同样的意境，传达共通的情愫。现代诗挣脱了古典诗的格律，但内容往往空玄，从翻译上讲，各有各的难点。

关于伊根先生的诗，译者已经写了《译后记》，我不拟再饶舌；何况，读诗之妙，在于见仁见智，大家读过这本诗选，自会有个人的理解和评价。但我可以向读者负责任地说，这本诗选是经伊根先生本人自选的，而这个中译本是忠于原文的。由于我国介绍爱尔兰的当代作品甚少，故此拉拉杂杂地写了这篇文字，希望能为阅读这本诗集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背景知识，以此代为序言。

2006年仲夏于北京

INTRODUCTION

Life is not worthy of mention
Yet hate and enmity have been my tribulation.
Do I really have adversaries?

- Juan Chi's third century poems offered me some consolation at a time in the early 70's when I needed it. I came across them i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Poems of Solitude*, which I purchased some 30 years ago.

Ezra Pound it was who first drew my atten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via his Cantos and prose writings, at the end of 50's. My interest has been growing ever since, and Pound's edition of Ernest Fenollosa's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opened my eyes to the beauty of Chinese ideography and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writing. I confess that I probably learned more from that book than from any other about how to write in English: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verb 'to be' as such (as in Irish) and the sense of the transitive function of verbs have been crucial to me, not to mention the way in which language and visual metaphor interpenetrate in Chinese writing and calligraphy. This, in turn, sharpened an interest in calligraphy which I have always had and have, and was very impressed, when I visited Japan in 1986, that my translators extolled the Kanji script of China as the one most suited to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painting was attracting my admiration and I began to have the respect for Chinese Art which I had hitherto reserved for that of Classical Greece; and to view them both without fail whenever my travels abroad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in London, in New York, Boston and Washington, and in the Chester Beatty Gallery in Dublin. I was amazed by the feeling for nature which is so much a feature of Chinese painting – and by the way in which painting and poetry were usually linked calligraphically. I began to sense the central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poetry between emotion and landscape – a relationship which has always had special interest for me – as several of my collections of poetry (if not, indeed all) can witness.

序 言

百年何足言？
但苦怨与仇，
仇怨者谁子？

公元三世纪阮籍的诗在1970年代初期给了我及时的慰藉。我是很偶然在大约30年前买的中国诗选《孤寂之歌》中读到这些诗句的。

中国文学和艺术开始吸引我要归功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他的《长诗篇章》（Cantos）和他的散文，那是1950年代末。自此我的兴趣日渐浓厚，由庞德编辑，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所撰写的《作为诗歌载体的书写汉字》一书使我开始领略到汉语表意文字的美丽以及书写的各种可能。我坦承，比起其他书来，我从那本书里学到了更多关于如何用英语写作：比如没有“存在”（to be）这样的动词（爱尔兰语亦如是），以及动词及物功能的意义，这些对于我一直至为关键，更不用说汉语写作和书法中语言与视觉喻意之间互为渗透的方式。这些又反过来加深了我对书法的兴趣。1986年我访问日本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的诗歌翻译者极力称赞汉字手写体最适合用来写诗。

与此同时，中国绘画也一直令我钦佩，我开始对中国艺术产生了迄今为止只对古希腊所怀有的崇敬之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都会不失时机地去观览这两种艺术：在伦敦、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以及都柏林的切斯特·毕梯艺术画廊（Chester Beatty Gallery），我惊异于中国绘画中所特有的对于自然的感受，以及绘画与诗歌以书法连成一体的方式。我开始感受到中国诗歌中情与景之间的重要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是我所特别关注的——这在我的一些诗集里（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

Of course the poetry itself is wonderful. Tu Fu,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remains a special favourite of mine and I might even include a collection of his poems among my ten for that intriguing desert island date:

Floating in the wind
What do I resemble?
A solitary gull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u Fu is as searingly direct as Patrick Kavanagh, the emotion so strong as to make him a contemporary. I feel a strong affinity with the link between feeling and landscape which is so important a part of his work as of Chinese poetry and art in general. I purchased in USA over twenty years ago that magnificent anthology, *Sunflower Splendour*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and dip into it from time to time, never failing to be taken by what I read. I believe that Chinese poetry in general has a lot in common with Irish poetry (in Irish especially).

Why mention the yellow hounds when one is about to die in Hsien-yang?

As Li Po well knew that question goes to the very meaning of life.

Is there anything more still than a Chinese bowl – or simpler than, for example, the 12th century stoneware jar in the British Museum? Nothing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achieving such simplicity, such a unity of shape and texture and colour and proportion. Only the Greeks, perhaps, could even compete.

As an admirer of such art, I was really pleased to have been asked by 'Art and Antiques' to write about th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carving in lapis lazuli once given to W. B. Yeats – who wrote a poem about it in the last year of his life. My wife even discovered, in examining the foot-high miniature, a poem incised in letters so small as to be almost invisible. Ascribed to Qian Long, the great patron of arts, the lines wonderfully complement the carving – and, indeed,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ing of Yeats's poem:

当然诗歌本身就很精彩。晚唐的杜甫一直是我特别喜爱的诗人。我甚至可能把他的诗集列进我那荒岛之约的十本书^①中：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和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一样，杜甫直接得令人震撼，如此强烈的情感使我们感觉他属于当代的我们。像一般中国诗歌和艺术一样，他的作品所具有的那个重要因素，那种情与景的交融强烈地吸引着我。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买到那本精美的诗选《向日葵的光彩》(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时，就常常沉浸其中，没有哪一首诗不使我痴迷。我相信中国诗歌总体上与爱尔兰诗歌有许多相通之处(尤其是爱尔兰语诗歌)，

咸阳市中叹黄犬，

何如月下倾金爵。^②

像李白所明示的那样，这个问题直指生命的本质。

有没有比一只中国碗更静止的——或者比如说，比大英博物馆十二世纪的粗陶罐更简单的呢？再没有什么比如此简单，形状纹理色彩和比例如此统一更为复杂的了。也许，只有希腊人可以与之一比。

作为这一艺术的崇拜者，我真的非常高兴受“艺术与古董”邀请撰文介绍十八世纪(清朝)的一尊天青石雕刻——它曾被赠送给W·B·叶芝(Yeats)，叶芝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写了一首关于它的诗。我妻子竟然在仔细察看这尊一英尺高的小雕像时发现了一首诗，文字刻得小到几乎看不见。这些题赠给那位著名艺术提携人乾隆的诗行是对雕刻——事实上，也是对叶芝诗歌哲理性寻问——的绝妙补充。

Green leaves and falling petals are visible on a clear day;
mysterious events abound in the quiet high mountains;
the moss-covered winding paths have scarcely a human trace
yet the scholar with a lute on his shoulder has made a promise for
a rendezvous.

But I had better not get going on that sculpture and on Chinese sculpture in general.

Is there any art that equals the Chinese in its mystical sense of landscape, of birds and of animals – all with a human perspective? The underlying commitment to the figurative derives from an aesthetic of the artist's identifying himself so completely with the subject that he can penetrate to the essence while avoiding reportage or literalism. The ensuing 'subjective realism' allows for distortion without doing away with coherence. I admire it so much that I have hanging on my walls a set of ink drawings of horses executed with a calligrapher's skill and daring which are so full of the spirit of the horse and its movement that the great Irish sculptor and special master of the horse, my friend James McKenna, was astonished by them. Praise indeed.

Might I suggest that something of this approach – reminiscent of John Keats's extolling of 'negative capability' in art – can be found in a film like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with its sweep and beauty and questioning melancholy.

I find, in finishing, that I have not even mentioned the cuisine which is such a favourite in this house and which, at its best, rivals even the French in subtlety. In fact, the more I consider it, the more I find I owe to China: a debt I now acknowledge with admiration and with gratitude.

Desmond Egan

碧空绿叶落英埋，
高山静林神安排，
曲径青苔鲜人迹，
携琴士子赴约来。^③

但我在这里最好还是不要谈这尊雕塑以及中国的雕塑。

有什么艺术能媲美中国人对风景、鸟和兽那种充满人性视角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呢？这种对技法的根本性投入源于艺术家把自己完完全全认同于对象的审美观，这样他就能既渗入事物的本质又避免了纪录性报道或彻底写实主义，由此而产生的“主观现实主义”在保持条理性的同时也为变形保留了空间。我非常欣赏这样的艺术，于是我在几面墙上挂了一套马的水墨画，马充满活力的动态点点滴滴地渗透在书法家的技法和胆气中，我的朋友詹姆斯·麦肯纳（James McKenna），爱尔兰著名雕塑家，雕马大师，看到这样的作品异常惊讶。这是地地道道的称赞。

我是否可以认为关于这种态度——令人回想起约翰·济慈（John Keats）对于艺术的“否定能力”^④的倡导——在像《卧虎藏龙》这样的电影里能找到影子呢？这部电影既有磅礴的气势，又有美丽以及质问性的忧伤。

写完此序我才发现忘记提到，在我家里，中国菜非常受欢迎，它的微妙简直可以胜过法式菜。事实上，我越来越觉得我应更多地感激中国：我无比崇敬地感激。

德斯蒙德·伊根

译者注

①诗人曾在他做副主编的期刊Sagetrieb“喜爱的话题”（Hobbyhorses）中把他走上写诗的生涯称作“走向荒岛”，并且想要列出引领他走向这座荒岛的最重要的十本书，其中有安娜·阿赫玛托娃诗集，济慈诗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呼啸山庄》，《罪与罚》等，但结果在他列出十二本书时还不能停止，如果他再列下去，杜甫想必也是其中之一。

②李白的这两句诗描写秦朝宰相李斯被处死时想到家中猎犬而引发的感叹。

③由于无法找到此诗的原文，故请胡允桓先生将其翻译为七言古诗。

④negative capability，济慈曾经把诗人区分为“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认为“客观”诗人具有一种非凡的“否定能力”，比如莎士比亚尤其具有这种特质，那就是处于不肯定、神秘和怀疑状态下能够不对事物的真实性斤斤计较，直接抓住事物的美感主题。